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文学季刊

④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文学季刊

④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卷 第一期

白痴 (俄)托斯退夫斯基作 高滔译	五
皮蓝德娄 徐霞村	五七
亨利第四 (意大利)皮蓝德娄作 徐霞村译	六三
菩萨也管不了了 张天翼	一〇〇
边沿上 芦焚	一〇九
厄运 野蕨	一三四
福楼拜的内容形体一致观 李健吾	一四三
乔治桑巴尔札克与左拉 (法)亨利·布拉伊作 马宗融译	一五〇
夜渡 天三	一五五
三七租 蒋牧良	一六三
白的笑 刘盛亚	一七五
江之歌 丽尼	一九〇
货郎 何其芳	一九五
神	
——点滴之一 余一	一九六
父亲 骆方	一九八

家宅	南星	二〇四
德肋撒		

——一首唱出来的歌	东平	二〇六
-----------	----	-----

鹰之歌	丽尼	二〇七
-----	----	-----

诗底研究	(英)安诺德作 曹葆华译	二〇九
------	--------------	-----

刘长林	奚如	二二八
-----	----	-----

洪流	靳以	二三七
----	----	-----

戏	(英)米尔恩作 林菲译	二四七
---	-------------	-----

达凯爱尔路	(日本)林芙美子作 黄源译	二五七
-------	---------------	-----

理发师齐德兰	(德)赫贝尔作 杨丙辰译	二六一
--------	--------------	-----

像	(德)丕威丁柏克作 黎烈文译	二七八
---	----------------	-----

最近英美杂志中的文学论文	毕树棠	二八三
--------------	-----	-----

论《裴特莱亚底死》	常工	二八九
-----------	----	-----

『研究莎士比亚的伴侣』	徐云生	二九四
-------------	-----	-----

第二卷 第二期

逃难	金魁	三〇七
----	----	-----

高尔基早年作品风格研究	(俄)皮思拉杜甫作 易华译	三三五
-------------	---------------	-----

荒	蒋牧良	三八八
---	-----	-----

谷	芦焚	四〇一
---	----	-----

艺术是什么	(意大利)克罗齐作 孟实译	四一七
-------	---------------	-----

老渡船	李广田	四二九
-----	-----	-----

画梦录	何其芳	四三一
家常话	欧阳山	四三四
归来曲	丽尼	四三六
期待		
——家庭什锦之一	索非	四三七
槐	南星	四三九
信		
——纪念卞君	寒先艾	四四〇
兔子的故事	东平	四四一
夜谈	方敬	四四四
一个找饭吃的人	胡绳	四四六
一个女人	陈如	四四八
乞儿们	汪华	四五一
片断的回忆	(俄)A·柏克曼作 巴金译	四六三
转过了崎岖的小径	白文	四八二
异伏	杨刚	四九五
两位法国象征诗人	(英)塞门斯作 曹葆华译	五〇三
白痴(续)	(俄)托斯退夫斯基作 高滔译	五一九
太阳下山的时候	(西班牙)伊本涅兹作 人苇译	五七四
没有准备	万迪鹤	五八七
在山中	殷炎译	六〇一
残阳	靳以	六一三

最近英美杂志中的文学论文	毕树棠	六二二
读《彷徨中的冷静》	黄照	六二八
关于翻译	王了一 余一	六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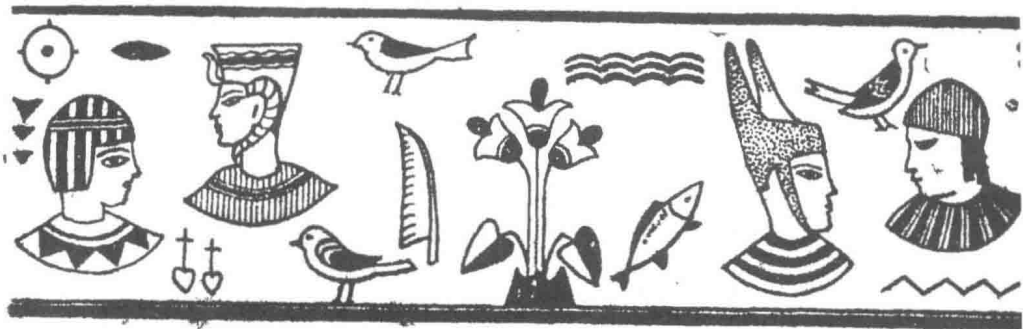


文學季刊

期一第 卷二第

行編社刊季學文
售經總店書活生





文學季刊

第二卷 第一期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小說

白癡(俄·托斯退夫斯基)

高滔譯 一

菩薩也管不了了

張天翼 二

邊沿上

蘆焚 二五

厄運

野蘇 三〇

夜渡

天三 三五

三租

蔣牧良 二五

白七

劉威亞 二七

劉長

奚如 二六

洪流

靳以 二五

達凱愛爾路(日·林美美子)

黃源譯 二五

理髮師齊德蘭(德·赫貝爾)

楊丙辰譯 二五

像(德·威丁柏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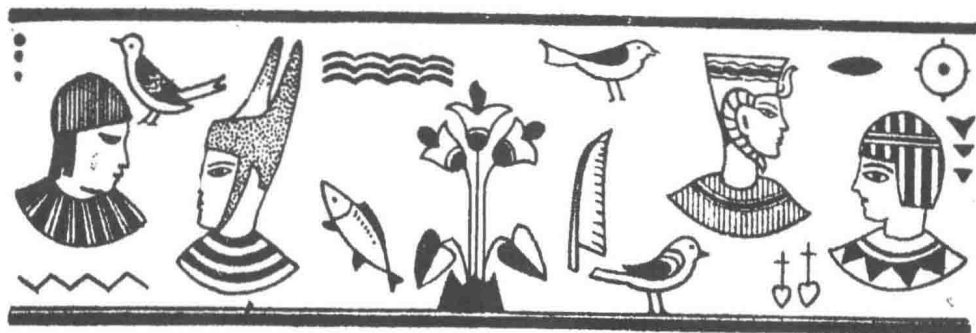
黎烈文譯 二五

論著

皮藍德婁

徐震村 二五





福樓拜的內容形體一致觀……………李健吾 二九
喬治桑巴爾扎克與左拉(法·亨利布拉克)……………馬宗融譯 二八
詩底研究(英·安諾德)……………曹葆華譯 二五

散文隨筆

江之歌……………麗尼 二八

貨神郎……………何其芳 二九

父家親……………余一 二九

德撒宅……………南星 二〇

鷹之助……………東平 二〇

劇……………麗尼 二〇

戲劇

亨利第四(意·皮藍德婁)……………徐霞村譯 二九

戲(英·米爾恩)……………林菲譯 二〇

書報副刊

英美雜誌中之文學論文……………畢樹棠 二九

論「裴特利亞底死」……………常工 二五

研究莎士比亞的伴侶……………徐雲生 二〇



白癡

(俄·托斯退夫斯基)

高 滔 譯

第一部

第一章

十一月將末，早晨九點鐘，瓦爾嘴列車疾馳地到達彼得堡。正是解凍的時候，潮濕而多霧，車窗左右十步以外什麼都看不清楚。有些旅客新從國外回來；但是三等車裏最爲擁擠，大概都是下等人，他們是由較近的地方來京辦理事務的。自然所有的人都是疲倦而冷得發抖，在夜行之後眼皮都擦不起來，面孔灰黃有如霧色。

在一個三等車箱裏，從破曉的時候，便有兩個旅客對面坐在車窗下。全都很年輕，衣服不很講究，隨身行裝很是簡單；兩人的樣子都很刺眼，並且都表示着極欲交談樣子。倘若他們全曉得當時彼此都有點特別，便會驚奇那得以奇突地對坐在瓦爾嘴列車的三等車箱裏的偶然了。其中一個是約有廿七歲的短小人物，生着幾乎是黑色的捲髮和玲瓏，灰色而憂鬱的眼睛。他長着寬而平的鼻子和高高的顴骨，他那薄薄的嘴唇繼續地捲出一種傲慢，譏嘲，甚至惡意的微笑。但是那高起而合度的前額遮去了面下部的卑劣皺紋。這青年人面上特別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在於它那死一般的蒼白，雖然他有着壯健的體格，這面色却表現着過度的疲倦，同時還有

一種幾乎痛苦地熱中的表情，和他那粗微的微笑以及苛刻而自負的眼神大不相同。他暖暖地穿着一件黑彭彭的羊皮外套，夜裏並未覺得冷，同時他那瑟縮的鄰客却飽嚐了俄國十一月夜間的濕冷滋味，他顯然是對此並無準備。他穿一件帶大風兜的頗爲豐厚的外衣，這是到瑞士或北意大利旅行的人們在冬天常用的東西，他們自然不想去走像從葉得庫赫寧到彼得堡這段旅程的。但是在意大利是很合宜而滿足的衣服顯見在俄國便不適用。這外衣的主人是一個青年人，也有二十六七歲，比中等身材略高一點，生着很漂亮的一頭厚髮，兩頰內陷，還有一部稀疏，尖突，幾乎是白色的鬍子。他的眼睛頗大，藍色而醒豁；有點溫和，雖然在雙目的表情中含着沉重的神色，那奇怪的神情中有一種特點，人一看見馬上便認出他是一個癡病患者。可是這青年人的面孔是可愛的，瘦削而且顯得很淨，雖然却無血色，這時則凍得發青。他携着一條舊綢子手巾包紮的一小捲東西，顯然這裏面就是他的全部財產了。他穿着厚底皮鞋扣着鞋套，全是外國式。他那穿羊皮外套的黑髮鄰人全看見了，一部分也是因爲沒有事情做，終於帶着一種卑俗的微笑，在這裏面，幸災樂禍的滿足常是非分而偶然地表現出來，他問道：

「冷嗎？」

他聳了聳肩。

『敢情，』他的鄰客回答了，表現着特別的爽快，『想不到這還是化凍的日子呢。要凍起來更該怎樣受得了？我想不回家鄉還是這樣冷。我已經多年沒有嘗着這滋味了。』

『從外國來嗎，呃？』

『是的，從瑞士。』

『呸！可不要這樣說！』黑髮人低聲說並且笑了。

他們攀談起來。穿瑞士外衣的美髮青年應對同伴詢問的『爽快』是可驚的。對於他那些錯誤和無謂的發問，他並未露出絲毫特別的不耐煩。他對那人說，他離開俄國很久，四年多了，他被送出國去爲的是養病，他生了一種奇怪的神經病，有些近乎癲癇症或跳舞病，病一來到便要抽搐而且抖顫。黑髮人聽了這些話微笑了好幾次，並且還大笑起來，特別是在回答他的詢問的時候，如同『那，他們替你治好了嗎？』他的同伴答道：『他們沒給治好。』

『哈！在這上你必是化了很多錢吧，我們在這裏就可以猜得着，』黑髮人譏笑地說了。

『一點都不錯！』坐在旁邊的一個衣冠不整的人揶揄道，笨笨的身體，看去約有四十歲，長着紅鼻子，滿臉疙疸。

他似乎是小職員一類人物，帶着他那一類人的特別毛病。『一點都不錯，他們只是白白地吸收去所有俄國的財源！』

『呵，你是很不了解我的情形呵！』從瑞士歸來的病人用一種溫厚而和解的聲音回答說。自然我不能辯駁你的意見，因爲我對這事絲毫不懂，但是我的醫生却把他的錢分給我做這次的旅費；並且他會自己拿出錢來幾乎養了我兩年。』

『怎麼，就沒有人替你出錢嗎？』黑髮人問。

『沒有；常給我錢用的柏夫里什契夫兩年前就死了。我曾寫信給彼得堡葉琴夫人，是我的一個遠親，却没有回信。所以我來……』

『那末你到哪裏去呢？』

『你說，我要到哪裏去落腳嗎？……實在我還不知道呢。』

……大概……』

『你還沒有打好主意嗎？』兩個聽話的人又都笑了。

『難道那捲子東西就是你所有的財產嗎？』黑髮人問道。

『我不想做這樣的打賭，』紅鼻小職員欣然應聲道，『貨車裏沒有他什麼東西，雖然貧窮不足爲病，誰也要承認的。』顯然事情就是這樣的；美髮的青年人馬上特別爽快地承認了。

『無論如何，你的行李也有點價值，』小職員繼續說下去，當時他們已笑得够了（說得怪點，行囊的主人也笑了，看着他們，這更增加了他們的笑料），『雖然人都敢保險說裏面沒有金錢，沒有法國的，德國的，也沒有荷蘭的——只要你這外國皮鞋上的鞋套，人就敢保是沒有的——可是你若能把那行囊上加上點彷彿將軍太太葉琴夫人一類的關係，那行囊便得到一種很不凡的價值了，只要葉琴夫人真和你有親戚，並且你不是胡思亂想的，錯誤常會發生的……由於想像到了極處。』

『呵，你又猜對了，』美髮青年首肯了。『的確幾乎是一個錯誤，原來，她差不多是沒有親戚的；這樣所以我接不到回信真是一點也不奇怪。這事原在我的意料之內。』

『你簡直是白糟塌錢買郵票呵。哼！……無論怎樣你是既坦白又誠實。這是可以誇獎的。哼！……我認識葉琴將軍』

，因為誰都認得他；並且我認得柏夫里什契夫，就是供給你在瑞士的費川的人，若是叫做尼古萊，安德列維赤柏夫里什契夫就對了，因為一共有兩個，堂兄弟。那一個住在克里米。故去的尼古萊，安德列維赤是一個有身分的人而且銀行很好，他活著的時候有四千個奴……」

『不錯，尼古萊，安德列維赤是他的名字。』

『青年人一面回答一面注意而搜索地看着這位萬事通。

這樣的萬事通是可以常在社會某一層中遇見的。他們無所不知。所有他們的浮動的好奇心以及內心的性能不自己地傾向了一方面，自然是由於缺少很多生活中的重要觀念與興趣。如今日批評家所說的一樣。但是『他們無所不知』這句話必須解釋得稍微狹義點才好：某某人在某機關作事，他的朋友是誰，他的收入多少，他管的是什麼，他的女人是誰，給他帶來多少賠嫁，誰是他的從兄弟，誰是他的再從兄弟，凡是這類事全都知道。這些萬事通們多半都窮得捉襟見肘，每月賺到十七盧布的薪水。那些生活為他們所熟知的人也想不到他們何以這樣通神。然而他們有許多由於這種知識而得到安慰，這種知識集起來可算得一種完整的科學，並且自重以及他們那最高的精神滿足都從這裏出發。道誠然是一種有魅力的科學。我看見過博學的人，文學家，詩人，政客，他們在這種科學中尋求其崇高的安適和根本標的，並且的確是用這種方法而自謀其生活之路的。

在這一部分談話中間，那黑髮的青年人打着呵欠並且胡亂向窗外探視，不耐煩地期待著旅途的終結。他的心神不定，特別是這樣的，的確，幾乎動了氣。他的行動實在是有點特別；有時他似乎是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有時他笑起來，

却不曉得——或竟忘去——所笑的是什麼。

『對不起，沒領教』……這臉突然向那拿小行李網的美髮青年訊問了。

『李奧夫，尼古萊維赤，麥什金公爺便是我的名字，』青年人夾著迅速而毫不遲疑的痛快回答了。

『麥什金公爺？李奧夫，尼古萊維赤？我不曉得。我不相信我會聽說過，』小職員答道，若有所思。『我不說這個姓氏，那是歷史上的姓氏，可以在卡拉姆金的歷史中找到，並且很合理；我說的你個人問題，實在是在什麼地方也沒看見過麥什金公爺的，誰也沒聽說過。』

『這却不見得，』麥什金馬上答道：『現在除了我就沒有麥什金公爺了；我相信我是最後的一個。至於我們的上兩輩呢，有的不過是地主。我父親是陸軍少尉，然而葉仲寧將軍的夫人好像是麥什金公主；她也是麥什金公主的末枝了……』

『嘿——嘿——嘿——』她也是末枝，嘿，嘿！你這字眼用的多末滑稽呵，』小職員咯咯笑了。

黑髮的人也咬了咬牙。麥什金有點想不到他說了個笑話，其實却也沒有什麼勁。

『信我的話吧，我是無心說出來的，』他終於解釋了，有點驚疑。

『不錯，你說的不錯，』小職員和善地首肯了。

『公爺，你在國外也和那教授讀過書嗎？』黑髮人突然地問。

『不錯……我讀過。』

『我却沒讀過什麼書。』

『喂，你曉得我也只讀得一點點，』麥什金幾乎是道歉

地說。『因為我的病，所以不能接步就班地去讀。』

『你曉得羅格辛族嗎？』黑髮人忙著問。『我一點也不曉得。我知道的俄國人很少。你貴姓是羅格辛嗎？』

『不錯，我姓羅格辛，派非昂是名字。』

『派非昂？羅格辛族的不錯……』小職員開口了，更加莊肅。

『不錯，是一個，』黑髮人愈快地打斷了他的話。帶著粗莽的不耐煩。他實在是一向沒和疙疸臉打過招呼，只是和麥什金一個人講話。

『但是……那是真的嗎？』小職員驚得呆了，他的眼睛彷彿要從腦袋上突了出去。他的面部馬上現出一種尊敬和自賤，而又幾乎是敬畏的表情。『說那塞米昂，派芬諾維赤，羅格辛在一個月以前去世，並且留下二百五十萬盧布的遺產是真的嗎？』

『你怎麼曉得他留下二百五十萬呢？』黑髮人插言說，甚至連一眼都不屑得去看他。

『聽他！』他向麥什金打眼風，讓他看，『他們立刻就詔喚一個人能得到什麼呢？這却是真的，我的父親已死了一個月，我纔來到，從普斯克夫回家來，腳上連靴子都沒有。我那無賴的兄弟和我的母親錢也不寄信也不寄——什麼都沒有！彷彿我是一條狗！最近一月以來我在普斯克夫害了一場熱病。』

『現在你回來最少要大大地弄到一百萬了，呵，主呵！小職員雙手舉向天。』

『與他有什麼關係呢，告訴我？』羅格辛說，又向他煩惱而忿怒地點首示意。『喂，我一文錢都不給你，你願意在

我面前整齊地隨便。』

『我願意，我願意。』

『你要當心！我什麼也不想給你，我不給，就是你跳上一個月，也沒用。』

『喂，使不得！你爲什麼不給，使不得！但是我跳舞，我要拋開我的妻子小孩，在你面前跳。我必須表示敬意！我一定！』

『媽的！』黑髮人唾了一口。『五星期以前，和你一樣，除了一堆東西之外沒有別的，』他又招呼公館對他說，『我從父親那裏跑到普斯克夫我姑母那裏，於是我就病了，同時我讓家以後他也死了。他噙了氣。永遠念着這病人，但是他幾乎要了我的命！你相信嗎，公爺，不錯的，天在頭上！假若我不跑掉，他便會當場要了我的命。』

『你惹得他很生氣嗎？』公館問，帶着特別興味望着那穿羊皮皮的富翁。但是在百萬金錢和身爲繼承人的幾點上雖然足以令人注意，麥什金却也驚異而動情於別的事情上。於是羅格辛自己爲了某種原因故爽快地和公爺談話起來，雖然，他實在需要談話，這需要似乎是生運的甚於精神的，談話的引起多由恍惚而少由坦白，由於焦急和奮興，爲的是觀察某人而且練習他的舌頭。他似乎仍是病着，至少也還發着熱。至於小職員呢，他不過靠上了羅格辛，幾乎連大氣都不敢出，每句話都傾聽着，彷彿他希望在其中尋得一顆鑽石。

『他生氣是不錯的，而且也許還有理由，』羅格辛答道，『但是那不是我兄弟的壞。我的母親我不能想，他是個老年人，整天的看聖人傳，和老太婆們一塊兒坐着；麥米諾兄弟說什麼就算什麼。爲什麼當時他不讓我知曉呢？我明白！』

那也是真的，我那時候昏迷不省人事。聽說也打來一次電報，但是打給姑母的。他已做了三十年的寡婦，並從早到晚地和一些禮拜聖蹟的瘋子們麻煩。她的確不是尼姑，却比當尼姑的還利害。她看見電報嚇個不得了，並沒打開便送到公安局裏去，一直放到今天。多虧瓦西里·瓦西里赤·康尼奧夫幫我的忙，他在信裏都對我說了。我的兄弟晚上從父親的花叢棺罩上割去了赤金流蘇。『這要值多少錢呵』，他說。就爲這一點事，我若一高興便能送他到西伯利亞，因爲那是要演罪。喂，你這光蛋，』他轉向小職員，『這是犯法嗎——是要演罪嗎？』

『是耍演罪，不錯，』小職員立刻答應了。

『可以送到西伯利亞嗎？』

『西伯利亞，當然！馬上送到西伯利亞。』

他們以爲我還在病着，羅格辛繼續和麥什金談話，『我却一句話都不響，跳到車子裏，病是由他去病，我便起程回家來了。你得給我開門的，塞米昂，塞米昂諸維赤兄弟！他挑唆我父親和我作對，我曉得，但那也是真的，爲了在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身上的事我惹怒了父親。那是我自已做成的。那就是我的錯。』

『在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身上？』小職員卑躬地說，『似乎在善思。』

『呵，你不曉得她！』羅格辛不耐煩地喊道。

『不錯，我曉得！』那人答，勝利地。

『我決不會說錯！但是有許多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呢。我說你是一個多末無禮的下流呵！我知道這樣的下流馬上便要貼上我的，』他繼續對麥什金說。

『但是也許我真曉得呢！』小職員說道，偏促了。『萊伯地耶夫曉得呵！你故意喜歡責備我，大人，但是我若真能證明出來呢！是的，我說的就是那個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爲了她你父親要用他的手杖管教你。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的姓氏是巴拉什克夫，差不多可以說她是一個有身分的小姐，甚至以公主自居，她和一个男人結合，他叫托茨基。阿凡那西·伊凡諾維赤——祇和他一個人沒有別的人，他是一個富有財產的人，交際場中的人物，因此他是葉特琴將軍的好朋友……』

『呵哈！是這樣的，是不是？』羅格辛終於真個驚異了。『呵，該死，他還是真曉得！』

『他什麼都曉得！萊伯地耶夫什麼都曉得！我和亞利山大·李哈喬夫混了兩個月，老爺，也是在他父親死後，我曉得怎樣做，於是他便一步也離不開我。現在他已債台高築；我却因此而得到機會認識阿爾斯和珂瑞萊，派茨基公主和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還有些別的人。』

『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怎麼，李哈喬夫就……』羅格辛憤然看着他。他的嘴唇抽動可見並且轉白。

『沒關係！沒關係！絲毫沒有關係！』小職員向他担保說，『若懂得要發神經。』李哈喬夫不能用錢打動她的！不成，她不是阿爾斯。她除了托茨基之外沒有別的人。有一天晚上她坐在大劇院（或說法國劇院）她自己的包廂裏。官員們要交口談論她，他們可就是說不出壞話來。『那就是著名的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他們說，如此而已。不能再說什麼，因爲沒的可說。』

『這全是真話，』羅格辛承認了，鬱然地皺起眉頭。』

當時查略茲海夫也是這樣說。公爺，我那時穿著我父親三年前的舊褂子跑過奈夫斯基大街，她正從一個舖子裏出來走進車子去。突然間我覺得情熱不能自禁。我遇見了查略茲海夫。他確是另一種神氣——裝束的像一個理髮師的助手，眼上架著單眼鏡，這時我們一同在我父親的家裏，穿著黑油靴，喝著素湯。「你配不上她，孩子。」他說；「她是一個公主。她叫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巴拉什克夫，她在和托茨基同居過活，托茨基不曉得怎樣和她怎樣離開，因為他相當地到了歲數，五十五了，所以他打算娶一個彼得堡最美麗的女人。」後來他告訴我當天能在大劇院看見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在舞劇的時候；她會坐在第一層包箱裡。至於去看跳舞的事情，父親早立下了規矩——家裏人誰要去看跳舞，他便要殺了他。但是我却溜進去看了一點鐘，並且又看見了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那天我便通宵失眠了。第二天早晨先父給了我兩張五成的公債票，每張要值五千盧布。「把去賣了，」他說，「拿七千五到安得利夫辦事處還賬，其餘的給我拿回來；我等著你。」我賣了債票，拿了錢，卻沒到安得利夫那兒去。我一直跑到英國商店，挑了一副耳環，每一個上面的鑽石有硬果那麼大。我把這一萬全給了人家還差四百；我提起父親的名字，他們便相信我了。我拿著耳環去找查略茲海夫；我告訴了他，並且說，「哥哥，我們到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那裏去吧。」我們便去了。我不曉得而且不記得腳下是什麼東西，前面或四外還有什麼。我們一直走進她的客廳，她親自出來會見。當時我沒有通名姓，查略茲海夫却說道，「這是派非昂·羅格辛送你的，記念他昨天和你的初遇；請賞光收下吧。」她打開看了看便笑了：「謝謝你的朋友羅

格辛的垂青。」她鞠一躬就出去了。喂，我為什麼當下不死了呢！我去見她因為我想回去便是沒了命。最使我痛心的便是查略茲海夫那畜生完全包攬過去了。我長的矮，穿的又不好，並且我一聲不響地站在她的面前，因為我羞了，他却生得中等身材，捲髮又塗油，紅面頰還繫著方格領帶——他又是鞠躬又是敬禮，我敢保證一定把他當作了我！「喂，」他出去的時候，我說，「現在你還敢做什麼夢嗎，明白嗎？」他笑了。「現在你怎樣到你父親面前交款呢？」我覺得回家還不如去跳河，但是我又一想「看他究竟怎樣？」於是，我垂頭喪氣去回家去好像一個罪人。」

「呵噫！啊！」小職員抽抽了。他顯然是發了抖。「你曉得這位病先生預備拋却一萬盧布不要，只要十盧布便可供人驅使咧，」他又加上一句，向著公爺點了點頭。

麥什金很高興地打量羅格辛；這時羅格辛的面色更透著灰白了。

「準備替人家幫忙吧！」羅格辛重複地說了。「你曉得怎樣幫忙嗎？他馬上便曉得了，」他招呼麥什金便說下去，「於是查略茲海夫見了人便講說這件事。我父親捉住了我並且把我鎖在樓上，足足教訓了我一點鐘。「這不過是一個開端，」他說，「我却還要來和你告別的！」你以為怎樣呢？這老頭子跑到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那裏，在她面前一躬到地，哭着懇求她；終於她取出那個匣子丟給了他。「你的耳環在這兒呢，你這老頭子，」她說，「派非昂因為送給我而遭了這樣風波，所以這東西對於我直是珍貴得十倍了。替我問候派非昂·塞米昂諾維赤並且謝謝他，」她說。這當兒從塞瑞沃查·普洛求辛手裏得到廿盧布，並且蒙母親放了我，便搭車

到普斯克夫去，一下車就害了熱病。那老太婆開始念聖人傳給我聽，我便坐在那兒喝酒。我在酒館裏把所有的錢都用光了，便整夜昏臥在大街上，天明了我還是不醒人事，更妙的是晚上我被狗咬了。我簡直是九死一生。」

「喂，喂，現在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應該轉變態度了，」小職員咯咯笑了，搓着手。「現在耳環怎樣了，先生！現在我們還用這樣的耳環把事辦成了……」

「你若再提起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老天在上，我非打你不可，雖然你常和李哈喬夫一塊兒混！」羅格辛喊道，洶湧然抓着他的臂。

「喂，你打我倒可以，却不要趕我走呵！打我，就是你喜欢要我！你一打我，我的身上便有你的手印了。……呵，到了！」

他們當真到了站。雖然羅格辛說他是秘密來的，却有幾個人來接他。他們一面喊一面向他揮動帽子。

「呵，查略茲海夫也來了！」羅格辛囁嚅說，看着他們帶着一種勝利的而且幾乎是惡意的微笑，然後他突然轉向麥什金。「公爺，我不曉得爲什麼我很高興你。或是因爲我在這樣一個時候遇見了你，雖然我也遇見了他（指萊伯地耶夫）却不覺得高興。公爺，到我那裏去玩吧。我們要脫去你的那鞋套，給你穿上上等的皮衣，我要替你買一身最好的燕尾服，一件白背心，你願意什麼樣的都可以，我要把你的口袋裏塞滿了錢！……我們要去看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你肯來嗎？」

「聽呵，李奧夫·尼古萊維奇！」萊伯地耶夫莊嚴而動人地和聲道。「不要失掉了機會，呵，不要失掉了機會呵！」

麥什金公爺站起來，恭謹地向羅格辛伸出手去，並且熱

誠地說：

「我是極喜歡到你那裏去的並且很感謝你喜歡我。如果我有工夫，今天也許就去。我乾脆對你說吧，我也非常喜歡你，我喜歡你特別是當你鑲鑽石耳環的時候。在那以前我也喜歡你，雖然你的神色是憂鬱的。也謝謝你允許給我的衣服與皮褂子，因爲我的確馬上便需要衣服和皮褂子。至於錢呢，現在我幾乎連一文都沒有。」

「錢會有的，晚上就會有錢的，來吧！」

「會有，會有！」小職員也答應着，「晚上，太陽落以前便會有的！」

「女人呢，公爺，你好不好呢？先對我說了吧！」

「我嗎，不——不成！你瞧……你也許不曉得，因爲我的病，女人的事我是不懂的。」

「好呵，果然是這樣，」羅格辛喊道，「你便是一個規矩的有福的清白人了，上帝就愛你這樣的人。」

「主上帝愛你這樣的人呵，」小職員重了一句。

「你跟我去吧，」羅格辛對萊伯地耶夫說。

於是他們全都下了車。萊伯地耶夫到底沒有落空。喧嚷的人羣走向沃茲奈蘇斯基大街便消失了。公爺必須向利推里走去。天氣潮濕而且降雨；麥什金向行人問路——原來還要走兩哩地遠近，他便決定僱一輛馬車。

第二章

距利推里不遠便是葉琴將軍自己的住宅。在這所大廈之外——六分之五的屋子是分層出租的——他在沙多威街還有一所大房子，這也是他一筆大量收入的來源。靠近彼得堡